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5n0589

佛說魔逆經

西晉 竺法護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．589
佛說魔逆經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聞如是：
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俱千二百五十，摩訶菩薩不可計，及欲行天、諸色行天、淨居天人。彼時，世尊與無央數眾會眷屬周匝圍繞而說經法。
有一天子，名曰大光，在於座中，翼從文殊師利而侍衛焉。於是大光白文殊師利：「所可謂言諸菩薩眾有魔事者，何謂魔事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有所興業而有所作則為魔事。若使志願有所受取而有所奪則為魔事。假令所欲思想諸著、識念求望，則為魔事。
「復次，仁者！倚著菩薩志欲至道則為魔事。心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而依智慧則為魔事。識念布施、妄想持戒、受於忍辱、放逸精進、及倚禪定、專惟智慧則為魔事。
「復次，仁者！心樂閑居、行得於觀則為魔事。若使想念止足獨處、節限名德則為魔事。若行空無，依無相、願，修無放逸，住於如來所說言教則為魔事。假使仁者思想、識念有所受取，志在所應見聞念知、分別經典，皆為魔事。」
大光問文殊曰：「其魔事者為住何所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住於精進。」
又問：「以何等故住於精進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其精進者，乃為諸魔求其便耳；若懈怠者，彼魔波旬當奈之何！」
又問：「何謂菩薩精進而不應者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假使計言『我身精進』，則為不應。所以者何？己身精進，計有所應，則依倚世。仁者！欲知為精進者，等遵所修此之謂也。以等精進則曰平等無所應進，已無所應則無放逸。假使仁者眼無所進，不行於色，是則名曰平等精進；耳無所進不行音聲，鼻無所進不行眾香，舌無所進不行眾味，身無所進不行細滑，意無所進不行諸法，是則名曰平等精進。
「復次，仁者！假使不行一切塵勞，而以斷除眾生愛欲垢穢，是則名曰菩薩所行平等精進。若於三界而無所行，救濟三界倚著眾生諸惱之患，是為菩薩平等精進。行於布施無所想念，修以四恩攝諸慳貪；行於禁戒而無想念，攝諸犯惡眾生之類；行於忍辱而無所想，攝諸瞋恚人民之眾；行於精進無所想念，攝諸懈怠；行於禪定無所

想念，攝諸亂意；行於智慧無所想念，攝諸惡智。是為菩薩平等精進。」
文殊師利復謂大光：「其有曉了空無慧行，不想空無是為思念；精進行空遊於諸見，悉察諸見而無所見，觀諸邪見不離空無，是為行空。所謂空者，諸見則空。以空之故，故曰空空。由是空空，故曰為空。因是空故，諸法皆空。假使曉了此慧明者而不自大，是謂菩薩平等精進。
「復次，天子！修行於此無所想著，不念無想，皆與一切眾念俱遊。不捨眾念，不有所念；所念無想，不想所念，等於諸想及一切念。若能曉了一切想念，設於此慧不以知慧而憍慢者，無所逸樂，是為菩薩精進之行。」
文殊師利復謂大光：「其行無願隨心所生，有所志慕心無所著，不行所願其趣所生，已離諸見及眾駛水，捨於二事，不計有身亦無吾我，而等除去，終始生沒。其有能行如是精進，是為菩薩平等精進。」
文殊師利復謂大光：「菩薩修業常以平等，其於智慧聖明之達無所修行；曉了善權，將攝一切眾德之本。分別慧者，無我、無人、無壽、無命；則以善權精進開化一切眾生。聖明達者，於一切法無應不應，無淨不淨；曉善權者，精進攝於一切正法。進智慧者，悉了於一切，不壞法界；了善權者，供養奉事無央數佛。達智慧者，進聖無為；曉善權者，宣暢一切文字之教種種別異。智慧聖者，修行佛身，了無穿漏；解善權者，三十有二大人之相而自莊嚴。智慧聖者，使諸生死而無所生；解善權者，則為所念常向眾生。智慧聖者，修行於空、無相、無願；曉善權者，頒宣斷除六十二見眾想之著，志有所求。智慧聖者，勸助精進至於六通；解善權者，神通變化多所救濟。智慧聖者，精進不見諸種陰入、眾衰之難；解善權者，執持將護諸種陰入。智慧聖者，遵修泥洹本性清淨；解善權者，為諸眾生開化導示無上正真所當修行。智慧聖者，謂得慧眼，所覩無極；解善權者，逮致天眼，化諸著者。智慧聖者，不得諸法所行精進；解善權者，敷演文字而講說法。智慧聖者，分別諸法義之所趣；解善權者，宣暢如應辯才之慧。智慧聖者，曉了諸根各各別異、心念不同；解善權者，究盡眾人如應說法。智慧聖者，識達八萬四千諸行；解善權者，能為一切頒宣、指示八萬四千諸品法藏。是為菩薩平等之業精進行也。」
文殊師利分別說此平等精進示眾會時，八千天子尋發無上正真道意，五百天子逮得無所從生法忍。
世尊即讚文殊師利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仁快說此諸菩薩眾平等之行！」

於是大光白文殊曰：「如來讚仁，寧踊躍乎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卿意云何？假使化人讚於化者，又其化者寧踊躍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！其化人者無所係著亦無所受。」
報曰：「如是！一切諸法自然之相悉如幻化，如來之相亦復如此。吾當何因而踊躍乎？譬如呼響，於善惡聲無所是在，亦無所受；一切諸法亦復如是，猶如呼響本悉清淨。如來、文殊其淨亦如吾，當何因而踊躍乎！」
大光又問：「何故如來讚於仁者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其有頒宣無所立慧，乃為如來所見嗟歎；於諸言說不懷憂慼，亦無增減，於諸眾生無眾生想，於一切法無諸法想。若志泥洹，修治生死，曉了魔事，解佛道業；以於魔事覺了真諦，分別佛法及與魔事；不畏魔事，不依佛法。如是行者，則為如來之所嗟歎。」
又問文殊：「仁為奉行如此法乎？所以如來而嗟歎之！」
答曰：「其平等者終無偏黨。」
又問：「其平等者不與偏乎？」
答曰：「所謂平等，等於諸逆，亦等吾我；等諸四大，亦等住見；吾所等者亦復若茲。如諸種等、四顛倒等，吾等亦如。如等不順反戾之事及欲所得，吾等亦如；如等生死，等及與本際；如等行原，等生死本及泥洹本。以用泥洹本等等之故，因此故曰本際平等。如本際等，故吾我等；已等吾我，亦等無明恩愛之本；如等無明恩愛之本，亦等明徹解脫之本。若以平等明脫之本，亦等貪婬、瞋恚、愚癡；以等三垢，亦復等於空、無相、願；已等三脫，亦等有為之本；以等有為本，亦等無為本；以等於無為之本，文殊所等其亦若茲。是故大光！以此平等，諸法皆等。其以說者今所頒宣，方當演說而見嗟歎，一切此法皆悉平等，猶如虛空。虛空正等而無偏黨，虛空無數亦無所為。若有趣斯方欲習入，是故如來讚歎于彼。」
大光又問：「寧可宣暢善哉之法、無善哉法乎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菩薩善哉從志願出；諛諂無質，所行放逸，為不善哉。用眾生故，不捨大哀，故曰善哉；若不懷仁，念害眾生，則非善哉。若能愍傷一切眾生，乃為善哉；瞋恚懷結，離于忍辱，為不善哉。若不醉亂又隨律教，已有罪過自首歸誠而不藏匿，則為善哉；隱蔽殃釁而不發露，則非善哉。自見身惡能改除者，則為善哉；假使志求他人瑕闕，則非善哉。若行返復而知恩好，心不懷害，孝順行仁，則為善哉；無有返復，心常懷害，欲危返復，不奉孝順，不知報恩，則非善哉。聞佛道教尋能遵修，乃為善哉；若聞經典不肯敬順，則非善哉。奉行禁戒，未曾缺漏，乃為善哉；若受

於戒，失不順從，則非善哉。常處閑靜，其心寂寞，乃為善哉；設慕憒鬧、自放恣者，則非善哉。在於閑居，捨身壽命而不戀恨，乃為善哉；假使貪愛己身壽命，則非善哉。修四賢聖，止足知節，乃為善哉；不知進退，多所志求，慕樂惡事，則非善哉。為人羸劣、能忍辱者，乃為善哉；若以害心向於眾人，則非善哉。諸所欲度能自節限，則為善哉；為人舒緩，不能謹勅，則非善哉。所可歸命未曾忘捨，乃為善哉；本有所歸遺棄不念，則非善哉。曉了威儀禮節之正，所行至誠，所作如言，心口相應，乃為善哉；欺詐迷惑一切世間，則非善哉。將護正法不違雅典，乃為善哉；誹謗經道，違失正理，則非善哉。假使所聞不謗經典，雖不師受，頒宣道教無所希冀，乃為善哉；愛惜經法自稱為師，若說經法常懷妄想，則非善哉。執權方便開化眾生，乃為善哉；不護眾生，無權方便，不行四恩，則非善哉。若能遵修六度無極、慇勤慕求，乃為善哉；若復棄捐六度無極，則非善哉。造行慧業，自致聖道，乃為善哉；貢高自恣，為憍慢業，則非善哉。行牢強慈，愍傷眾生，乃為善哉；趣爾行慈，所愍不弘，則非善哉。奉行十善，不違大猷，乃為善哉；翫習自恣，行十惡事，則非善哉。若能棄捐一切眾惡，乃為善哉；順從諸惡非法之事，則非善哉。

「大光！欲知出家顛倒不順行者，則非善哉；好樂空、無相、無願，具足成就，乃為善哉。強上高床師子之座，而演雜句世間之談，隨俗同塵，則非善哉；若得菩薩篋藏之典修習遵行，昇師子座，頒演道教，乃為善哉。毀於禁戒，受信施食，則非善哉；奉順戒法清淨鮮潔，應服一切供養之利，乃為善哉。貢高自大，憎妬經法，則非善哉；謙下恭順，不懷慢恣，嗟歎人德，乃為善哉。嫉妬菩薩，憎其高行，則非善哉；見諸菩薩敬之如佛，乃為善哉。是為大光！如佛所說，其行法者則為非遠，不至大慧，皆非善哉；其有順從如來教者乃為善哉。」

大光又問：「以何等故讚法善哉？法在善哉、非善哉乎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吾於諸法不行善哉，亦復不行非善哉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悉無所合，亦無吾我。」

又問文殊：「仁者！不與善法合乎？」

文殊答曰：「吾則不與善法俱合，亦復不與惡法共合。所以者何？計極著者謂有為矣，其無著者謂無為矣；計無常者亦是有為，自計有身不了本無。」
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仁者至德亦是有為，計有吾我。」

文殊答曰：「假使吾計有為，身是我所，則墮恐懼。」
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仁者不畏於有為乎？」

報曰：「假使見於有為究竟成就，永存無滅盡者，我乃恐懼。」

又問：「文殊！仁者不見有為之事而成就乎？」
答曰：「吾尚不見無為之事而在成就，況當復覩有為之事而成就也！」
又問：「文殊！仁為有為，若無為乎？」
答曰：「仁者！吾不有為亦不無為。所以者何？設使有為，則與愚癡凡夫同塵；假使無為，則與聲聞、緣覺同等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！設使仁者亦不有為，復不無為，今我云何執持此教？」
答曰：「譬如化人之所興為，欲持法者亦當如彼。於天子意所志云何？如來神識為住何所？立在色乎？」
答曰：「非也！」
「為復立在痛癢、思想、生死、識乎？」
報曰：「非也！」
又問：「住三界乎？」
答曰：「非也！」
「住在有為、若無為乎？」
答曰：「非也！」
又問：「如來神識為何所住？」
報曰：「文殊！如來神識永無所住。」
答曰：「如來神識設無所住，卿當執持如彼所住！」
又問：「文殊！仁者則為是如來乎？」
答曰：「天子！其無本者，無來無去無所周旋，吾所由來亦復如是。以是之故吾為如來，所來亦如；如佛所來吾亦如之，以是之故吾為如來。如如來住，吾住亦如；以是之故吾為如來。如來無本，文殊師利亦復無本，故曰無本。以是之故，吾為如來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！其無本者，當從何求？」
答曰：「天子！其無本者，當於六十二見中求。」
又問：「六十二見當於何求？」
答曰：「當於如來解脫中求，不懷瞋法而求之矣！」
又問：「如來解脫不懷瞋法，當於何求？」
答曰：「當於眾生志行中求。」
又問：「眾生志行當於何求？」
答曰：「當於如來聖慧中求。」
又問：「如來聖慧當於何求？」
答曰：「當於眾生諸根各異，分別原際而於中求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師利！今者所說吾不能了。其不解者不能分別則當愕然！」
答曰：「如來之慧無能分別。」

又問：「何故？」
答曰：「如來慧者，無所罣礙亦無想念，不可逮得，無有言辭亦無所行，無心、意、識，離於言教，以是之故無能知者，不可分別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！設如來慧不可分別，諸聲聞眾云何曉了？何因菩薩而得住於不退轉地？」
答曰：「天子！如來至真善權方便，因時頒宣文字之說。又其慧者無有文字，譬如不從水中而生火矣，鑽木求火及照陽燧乃出火耳！如來若此，威神聖旨道慧無邊，廣分別說本無之慧，無有能知如來聖慧。如來聖慧燒諸愚癡闇昧草木，令不復生。彼則何謂燒諸愚癡闇昧草木？一切分別眾行之心演道品法、六波羅蜜諸度無極。」
又問：「文殊！無有草木不生瑕穢亦無瘡病，云何說之？」
答曰：「所暢說者，無緣起分，所言無毀，無合無散。所頒宣者，不說生死，無泥洹教，無所蠲除亦無所斷，不有造證，無所遵修，無得無歸。此所言者，乃為寂寞堅要之辭。」
天子報曰：「難及，難及，至未曾有！文殊師利！今所說者微妙巍巍，無極之慧超異如是！而魔波旬不來至此，欲廢亂之，行於逆乎？」
適說是語須臾未久，時魔波旬在於虛空，興大雲雨，聲揚大音，其音普聞一切眾會。時眾會者各心念言：「此何等聲流溢乃爾？」
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「仁寧見魔所興亂乎？」
答曰：「唯然，天中天！」文殊師利即如其像三昧思惟，令魔波旬自然見縛。尋便墮地，喚呼稱怨，恚恨罵詈：「文殊師利！今當杻械鎖縛我身！」
文殊答曰：「咄，魔波旬！復有繫縛堅固難解，踰過於此今者所被，如卿不覺。何謂堅縛？」
謂言：「吾我、顛倒、恩愛、諸邪見縛、因緣繫縛。卿常為此枷鎖所縛，不自覺知！」
魔又啟曰：「唯見原赦，使得解脫！」
文殊師利曰：「汝當興造行作佛事，我能令卿從繫得解！」
魔即對曰：「我於佛法無所妨廢亦無所壞，已當何因興作佛事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波旬！欲知興作佛事修行，乃為菩薩智慧變化。假使如來興作佛事不足為難，魔作佛事斯乃為奇！」
於是文殊師利即如其像三昧思惟，使魔波旬變作佛像——三十二相莊嚴其身，坐師子床，智慧辯才所說如佛——而宣此言：「所欲問者，一切眾生諸所狐疑，自恣所啟，當為發遣！」
時大迦葉問魔波旬：「比丘修行以何為縛？」

魔尋答曰：「計我禪定而志寂然，則是有想，無想、品第想空為要，毀眾見想；想於要想，興於眾念御無願想；懷諸所願為泥洹想；而樂無為毀生死想。是為——迦葉！——修行比丘之繫縛也。所以者何？迦葉當知，不當毀壞諸所往見因而行空也。所謂空者，諸見皆空；不當毀念求於無想。所以者何？敢可所念，悉為無想。不當毀願而求無願，其所願者悉亦無願。不當毀生死而求泥洹，曉了生死不可得處則為泥洹。迦葉當知，其行泥洹不起思想，當於眾著令無所起、毀壞滅盡，泥洹本淨無所起生，乃為無為。」

說是語時，五百比丘心逮清淨。時須菩提問諸比丘：「誰為開化諸賢者等？」

五百人曰：「其無所得，不成正覺，開化吾等。」

又問：「云何開化？」

答曰：「不來不去，曉了如是；不起不滅，其慧常住。」

說是語時，二百比丘逮清淨眼。

時須菩提問魔波旬：「何謂比丘為最眾祐？」

魔即對曰：「若無所受亦無畢淨，而從篤信愛樂佛法受飲食饌如須菩提。若有比丘不受不捨——其施與者，觀彼比丘猶如幻化；其受施者，意念如影，無有生者亦無受者——心無所著，無心不起，彼則於世為最眾祐。」

時舍利弗問魔波旬：「何謂三昧而不穢亂？」

波旬答曰：「於三昧盡，如無所盡，悉令都盡。其無生者不令興起，燒盡眾欲本末清淨，悉無所生令不復愚，無所更歷，一切諸法，曉了清淨平等正受，遵修寂滅察諸所更，滅盡三昧而以正受，無觀不觀亦無所見，如是三昧乃無穢亂。」

大目揵連問魔波旬：「何謂比丘心得自在？」

波旬答曰：「假使比丘曉了一切，究暢人心及與諸法悉解脫相，宣說諸法悉解脫相；無所依倚所懷來心，亦無所解亦無所懷；心無色欲，見一切色心無所住；曉了諸法亦無處所，心不可護；曉於諸法亦不可持，心不知心，心者自然則為清淨，諸法亦然自然清淨，法界清淨得不動轉。以他因緣現在目前，備六神通、四神足念而自娛樂，比丘如是心乃自在。」

邠耨文陀尼弗問魔波旬：「何謂比丘說法清淨？」

波旬答曰：「假使比丘見一切法皆度無極，而悉遍見眾心各異，悉無所著。一切所念則無同像，旨分別說，曉了一切音聲、言說、談語、論議如山呼響，觀諸講法亦如幻人，身所識知如水中月。別諸塵勞、思想、眾念所從起立；無受法者亦無捨者，得入三昧。若頒宣法，等獲超度，則以逮知四分別辯才，心無所冀。讚言善哉，不懷狐疑。淨其己心，則能清淨一切人心。曉了本淨鮮潔無垢，解知

塵勞悉瑕疵矣。見諸陰魔悉為閑靜，其死魔者住無終始，其天魔者皆除一切倚著之教，一切眾生心淨如是；如是比丘乃為清淨，普見道法演布經典。」

耆年優波離問魔波旬：「何謂比丘奉持法律？」

波旬答曰：「其能曉了一切諸法，悉被開化，識知眾罪本際寂寞，教授猶豫。若見誹謗，不以狐疑亦不懷結；彼於諸法未曾生心而有所御；常能化度諸有逆者，何況小小犯禁戒乎？體解塵勞靡所不別，諸客塵勞不以堅要懷思想也。說眾愛欲無內、無外、不處兩間；曉了塵勞由從無覺，不壞愛欲亦不勸化，至於無欲亦無所起；計於塵欲猶如雲雨，觀於聖慧曉了頒宣，所可說者如風散雲，悉無所住。有塵勞者如水中月，緣想念起，欲現面像由於闇冥，當得智慧以為明照，欲如明鏡見其面像，其色如鬼、羅剎之形；其順念者觀無所見，求捨塵欲不益眾穢，則以空慧、無相、無願、無所越度；其有曉了愛欲如是，設復有著於愛欲者，則於眾生不興慈哀；眾生無我而無有身，亦不望想於諸吾我，如是觀者審諦持律。」

其尊弟子五百人等，各各自問己身所知，時魔波旬各各分別而發遣之。於是諸天眾中有一天子，名曰須深，問魔波旬：「文殊師利屬者講說諸魔事業，仁豈堪任重復義理，何謂菩薩之魔事？」

時魔答曰：「天子當知，菩薩魔事則有二十。何謂二十？恐畏生死欲得解脫，遵修翫習於佛正法，稽首歸命而有望想，則為魔事業(一)。觀於空無而察眾生，則為魔業(二)。觀於無為而厭有為善德之本，則為魔業(三)。禪定正受不求一心，而已退轉，則為魔業(四)。若頒宣法，不為聽者興發大哀，則為魔業(五)。求諸禁戒有德眾祐，瞋恨毀戒，則為魔業(六)。暢演聲聞緣一覺事，諮問大乘不別巨細，則為魔業(七)。啟受深說憎道雜言，則為魔業(八)。求度無極自號菩薩，則為魔業(九)。諮嗟寂滅澹怕之事，所化眾生無權方便，則為魔業(十)。積眾德本不親道心，則為魔業(十一)。慇勤遵修寂觀之事，所觀察者見有眾生，則為魔業(十二)。求盡塵欲使無有餘，度生死岸惡畏愛欲，則為魔業(十三)。修行智慧，常樂猗求依於大哀，則為魔業(十四)。無權方便而已皆見一切德本，則為魔業(十五)。不進志求菩薩篋藏，慕於世俗方類之言，以此為務，則為魔業(十六)。各各分部博聞師教，而有去就，則為魔業(十七)。設使得為富樂饒財、豪貴大威而貪著之，不奉博聞，則為魔業(十八)。設為尊豪、君子、長者、釋、梵之位，不習大法，則為魔業(十九)。不與菩薩、法師相從，藉受所聞，反與聲聞、緣覺相習，樂共談言；不欲聞法、自恣放逸、所遊搪揆，則為魔業(二十)。是為二十菩薩魔事。」

於時世尊讚魔波旬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快說於斯菩薩魔事！假使有人論此法事，聽省奉行不從魔教，其人則逮佛大道法，講說經典，獲致二十事。何謂二十？大慈(一)，大哀(二)，不厭生死(三)，常見善友(四)，所生之處輒遭佛世(五)，得有啟受諸度無極(六)，以諸菩薩用為眷屬(七)，逮得總持(八)，具足辯才(九)，五通之慧(十)，所未遇法而得聞之(十一)，世世所生常懷道心(十二)，當得出家而為沙門(十三)，致閑不懅(十四)，究竟博聞(十五)，善權智慧(十六)，開化眾生導以四恩(十七)，將護正法(十八)，常行質直而無諛諂(十九)，一切所珍而不愛恪、不懷害心向於眾生(二十)。是為二十，逮得經典，至佛大道。」
於是須深天子問魔波旬：「快哉，善利！乃為如來之所嗟歎！」
時魔報曰：「吾身不用快哉、善利！譬如男子鬼神著之，當可所說，計實不是其人所語，鬼神所言也。如是仁者！今吾所說，文殊師利之所發動，不當宣傳言是我說！」
天子問曰：「今仁變成為佛身形，不以歡乎？又復相好莊嚴其身，坐師子床講說經法，不以樂耶？」
魔復報曰：「卿等見我相好嚴身，我還自覩枷鎖繫縛。」
天子告曰：「波旬！自歸悔過，伏罪文殊師利。文殊師利威神原赦波旬！」
波旬答曰：「不當首悔學於大乘菩薩大士。所以者何？行菩薩者，不見缺漏瑕穢之界；興瞋恚者設懷怨恨，乃當對悔稽首自歸。」
天子又問：「菩薩忍辱為何等類？」
其魔報曰：「菩薩忍辱有十二事。何謂十二？志性忍辱而無瑕疵(一)；其意忍辱，心不懷害(二)；忍辱無諂，不欺眾生(三)；忍辱愍窮哀傷一切貧於智慧、不及道者(四)；修忍辱事，所行如言則不退轉(五)；其空忍者離於一切猶豫邪見(六)；專惟法忍，導御諸法(七)；深妙忍者不計吾我(八)；柔順法忍而從歸趣眾賢聖慧(九)；真諦忍者不亂緣起(十)；不錯亂忍，順從一切眾生之心(十一)；意不起忍，因便逮得無所從生法忍(十二)。是為菩薩十二事忍。」
於是須深天子問魔波旬：「卿若尋說此二十事至十二忍，寧踊躍乎？」
答曰：「歡喜！」
須深即啟文殊師利：「仁者！原赦魔波旬罪！」
文殊問魔：「誰為繫汝？」
報曰：「不知誰為縛我？」
答曰：「波旬！卿不被縛，自想為縛；一切愚癡凡夫之士其亦若茲！心本悉淨，無所思念，志在想著——不知無常，計有常想；苦

為樂想；無身計身；不淨淨想；無色色想；無痛癢、思想、生死識而想五陰。如今波旬惡畏繫縛，何因得脫？」
又曰：「今我不復得解脫乎？」
答曰：「如是——波旬！——已得脫者不復更脫。何因得脫？由緣從於虛偽之想而致繫縛，蠲除此穢名曰解脫。」
於是文殊師利捨所建立，威神感動，令魔波旬即復如故。
時大迦葉謂魔波旬：「波旬以為興作佛事！」
其魔答曰：「文殊師利境界所感，不當觀之是我所為！」
須深天子問文殊曰：「其佛事者當於何求？」
答曰：「當於眾生愛欲之中求於佛事。」
又問文殊：「何故說此？」
答曰：「以於眾生塵勞之故，受於愛欲。設無愛欲不興佛事，譬如無疾則不用醫。如是行者，假使眾生無有愛欲則不用佛。」
又問：「以何所生，佛興於世？」
答曰：「起生、老、病、終沒之患，故佛興出。所以者何？三界有是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故佛現世。」
又問文殊：「如來得道興顯何法？滅除何所？」
答曰天子：「如來得道，法無所起亦無所滅。所以者何？佛興出世則無所生，亦無所失。所可謂言佛興出者，假有此辭隨俗現身，自然本淨，則云平等無所生者。」
又問文殊：「何謂菩薩建立志性？」
答曰：「於一切法無所得者，不墮諸見、六十二疑繫縛羅網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本淨？」
答曰：「於內外法無所著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菩薩為布施主？」
答曰：「捨身塵勞，不捨一切眾生愛欲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禁戒具足？」
答曰：「分別曉了寂然之界，蠲除一切眾生諸惡，不捨道心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備悉忍辱？」
答曰：「究盡諸法見一切法，除去眾生結恨、厭穢、瞋恚之難，而不違捨一切智通至德之鎧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究竟精進？」
答曰：「菩薩所因可精進者，悉見諸法，至於無上正真之道，刈除眾生懈怠之穢，遵修精進。」
天子復問：「文殊師利！何謂究竟於禪定已？」
答曰：「見一切法本悉清淨，平等正受。一切眾生，因有所著而興生矣！」
又問：「何謂菩薩成就智慧？」

答曰：「於諸所行不得所行，蠲除一切放逸之事，刈去眾生沈吟邪見，遵修聖達。是為菩薩成就智慧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行慈？」
答曰：「見一切法永悉滅度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為哀？」
答曰：「曉了諸法無有作者，亦無報應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為喜？」
答曰：「若於諸法無所興樂，亦不無行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為護？」
答曰：「於一切法不造二事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菩薩至誠真諦？」
答曰：「分別一切諸法猶如幻化，於諸所生而無所生、悉無所有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大士？」
答曰：「觀諸眾生而無眾生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尊人？」
答曰：「覩一切法不可受持而不恐懼。」
又問文殊：「何謂菩薩被大德鎧？」
答曰：「觀一切法等如虛空，不捨僧那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為仁和乎？」
答曰：「行於大哀，不遠眾生亦不親近，開化塵勞、恩愛之著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所止宿安？」
答曰：「不以身、口及與心念煩嬈他人，不得吾我及與他人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順教？」
答曰：「如所聞法，能奉行者，所言真諦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眾人之所歸伏？」
答曰：「能隨五趣眾生言教，不壞其辭將順己心，因化一切無所違失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具足知恥？」
答曰：「能內自寂，遊行於外，化導眾生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為信？」
答曰：「遊諸罣礙而無所著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菩薩行牢強慈？」
答曰：「順從佛教無所毀壞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反復？」
答曰：「所造德本未曾違失，常樂如應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知節？」
答曰：「志遊一切塵勞之欲，已不樂欲。」

又問：「何謂知足？」
答曰：「慕智慧聖，不樂諸法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滿足？」
答曰：「假使滿足度世智慧，於諸世法無所犯負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分別？」
答曰：「不見一切塵勞之欲，斷除眾生諸垢瑕穢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菩薩而得自在？」
答曰：「見諸所生，身無所成；於慧自在，不從塵欲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博聞？」
答曰：「不應聞者而不聽之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得至靜然？」
答曰：「見諸所作而無所有，亦無所捨；不御諸法亦無所念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住行？」
答曰：「不於空行分別教化，觀察眾生其心所行，不起吾我及他人想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總持備悉辯才？」
答曰：「一切所聞悉能執持；分別眾生根原所歸，於諸音聲而無所著。是為——天子！——菩薩總持逮得辯才。」
於是大光菩薩問文殊師利：「誰當啟受如斯言教？」
文殊答曰：「為善知識所見將護，及往宿世微妙具足善德之本所見養育，乃能曉了此義說耳！」
又問：「何所欣樂？志性如何？」
答曰：「愛樂深奧，志性柔和，不懷自大。」
又問：「何謂比丘不懷自大？」
答曰：「假使比丘不自見身，自然志求專一大乘；了身自然而於自然不貪己身，不住於二。如是比丘不懷自大，求捨無明；無冥、恩愛，不志明脫；明脫自然，曉了無明；因愛癡冥，皆悉無本。是為比丘不懷自大。」
文殊復謂其天子曰：「假使比丘離於貪婬，解欲本際，離欲清淨，解於貪欲；行無本際，離瞋恚本，曉瞋恚本，離於瞋恚，本悉清淨，本末鮮明；離愚癡本，了於愚癡，捨於愚冥，本悉清淨，曉了愚癡無有根原。如是比丘不懷自大。」
文殊師利復謂天子：「假使比丘不了眾苦，不斷於習而不造證，於諸所習不行徑路；曉了眾苦而無所生，入于四諦。設使於苦無所生者則無有習；已無有習則無盡滅；設使於苦無所生者，則於彼人無行徑路。」
爾時魔波旬心懷憂慼，泣淚如雨而說此言：「若此經典所流布處，諸魔波旬不得其便。設有受持，斷絕魔事。」魔說此語則便沒去。

於是大光問文殊師利曰：「如今仁者所可講說，吾等觀察義之所歸。假使有人不懷自大，不復具學出家之福，不畏所行精進之業，若聞此法而懷恐懼，亦不啟受，不以如來為聖師矣！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聞是法言而歡喜樂，則當觀之得解脫也！」
佛言：「如是！如爾所說，菩薩由此得忍受決，因斯所忍得生聲聞、緣覺之地。」
又問：「唯然，世尊！今此經典當名何等？云何奉行？」
佛言：「名曰『魔逆降化波旬』，當奉持之。」
佛說如是，文殊師利、大光天子、一切眾會——天、龍、鬼神、揵沓和、阿須輪、世間人——聞經歡喜，作禮而退。
佛說魔逆經一卷
此羔函《魔逆經》，法護譯者，按《開元錄》是單譯經，而丹鄉二本雖始終無異，宋本與彼文義全別，則必有一是一非，未知孰是真《魔逆經》耶？今撿宋經，全是後念函中《文殊師利悔過經》耳。宋藏錯亂，名「魔逆經」，重編於此。故今去宋取鄉，為真《魔逆經》焉。後賢若疑今所去經是何等者，請見念函《文殊師利悔過經》，即全是爾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